

·中国书史·

昆明版《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略述

段 晓 林

《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是清初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刘智的重要著作。关于昆明版《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此前只有白寿彝先生数次撰文提到：“关于回教教义的概要，可看刘智著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有成都、广州、镇江、昆明等处刊本）”，^①“智所著书，版本最多，广州、镇江、成都、昆明、北平、上海等处均有一种或多种书的刊本或排印本。”^②“今《天方性理》有成都刊本，昆明刊本，马福祥排印本；《天方典礼》有成都刊本，广州刊本，金陵丛书本，金子云排印本，马福祥排印本，文通书局标点本。”^③“在这四个本子（指成都刊本、广州刊本、马廷树铅印本和马福祥铅印本——引者）外，听说镇江和昆明都有刊本，但我还没有见到。”^④

正是由于白寿彝先生只是听说过而一直没有见到昆明版的刊本，所以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清代）在附录《回回人著述传知见目录》时，虽较为全面地著录1840年以前回回人汉文著述的版刻源流，但并没有提到《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的昆明版^⑤。

近来笔者在昆明看到两种《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的刊本，参阅相关资料后，发现它们应该就是白先生听说过的昆明版《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现将初步认识略述如下。

一、经眼木刻本《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两种

1、《天方性理》

(1)甲本

线装六册。每册封皮有“天方性理图说”或“天方性理图说卷x”的书名签,从卷首、卷一至卷五,依“吾道一以贯之”的顺序,每册以一字为序号。第一册书名页署“金陵刘介廉纂述”、“天方性理”、“滇南藏板”、“同治癸亥年重刊”数行文字(插图1)。各册内容为:

第一册:袁汝琦《序》、丁灏《天方性理书序》、黑鸣凤《序》、王泽弘《天方性理序》、俞楷《天方性理图说序》、徐元正《天方性理书序》、梁潘赏《天方性理图说序》、京江谈氏《重刊天方性理序》、马子廉《天方性理经序》、《例言》、《自序》、《纂译天方性理图传目录》、《采辑经书目》、《纂译天方性理卷首》。

第二册:《纂译天方性理卷首》、《例言》、《天方性理图传卷一》。

第三册至第五册:《天方性理图传》卷二至卷四,一册一卷。

第六册:《天方性



插图 1

理图传卷五》、《性理第五卷注释》、黑鸣凤跋。

(2)乙本

线装。原书三册,今缺第二册,仅存第一、第三册。每册封皮有“天方性理”四字的书名签。第一册书名页署“金陵刘介廉纂述”、“天方性理”、“云南提督军门马如龙重刊”、“同治癸亥年”数行文字(插图2)。各册内容为:

第一册:黑鸣凤《序》、王泽弘《天方性理序》、俞楷《天方性理图说序》、徐元正《天方性理书序》、梁潘赏《天方性理图说序》、京江谈氏《重刊天方性理序》、丁灏《天方性理书序》、袁汝琦《序》、《自序》、《例言》、《采辑经书目》、《纂译天方性理图传目录》、《纂译天方性理卷首》、《天方性理图传卷一》。

第三册:《天方性理图传卷四》、《天方性理图传卷五》、《性理第五卷注释》、黑鸣凤跋。

(3)甲、乙本的关系

尽管甲本装为六册,乙本装为三册,两本书书名页文字略有不同,而且卷首诸序排列先后顺序不同,但甲本和乙本不论版式还是内容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只是,甲本第一册卷首比乙本多了马



插图 2

子廉《天方性理经序》(甲本第二册中并见于第一册的《纂译天方性理卷首》和《例言》,属于装订错误而不是新增内容。见于乙本卷一的“太和复初氏释”“真体无着图解文”在甲本中被错置于第六册《性理第五卷注释》内,也属于装订错误),见于乙本卷一的署“太和复初氏释”的一页无标题的文字,不见于甲本。因此,尽管甲本和乙本个别地方略有不同,但因版式和内容相同,故它们是同一版本的《天方性理》。

2、《天方典礼》

(1)甲本

线装六册。每册封皮有“天方典礼”及具体内容标题的书名签,各册标题分别是:

第一册:序、目录、条例、原教。

第二册:真宰、识认、谛言、五功上。

第三册:五功下。

第四册:五典。

第五册:民常。

第六册:聚礼、婚姻、丧葬、附归正仪。

按“不可须臾离也”的顺序,每册以一字为序号。

第一册书名页署“金陵刘介廉纂述”、“天方典礼择要解”、“滇南藏版”、“同治壬戌年重刊”数行文字。各册具体内容为:

第一册:《例言》、鹿祐《天方礼经序》、徐倬《天方典礼序》、景日昡《一斋书序》、马大恩《天方典礼序》、杨斐菴《序》、刘智《自序》、《天方典礼择要解目录》、《采辑经书目》、《天方典礼择要解》卷一。

第二册:《天方典礼择要解》卷二至卷六。

第三册:《天方典礼择要解》卷七至卷九。

第四册:《天方典礼择要解》卷十至卷十三。

第五册:《天方典礼择要解》卷十四至卷十七。

第六册:《天方典礼择要解》卷十八至卷二十、《天方典礼择要解》后编。

每一卷卷首题名下,都署“金陵刘智介廉纂述”、“海阳俞楷陈芳点订”、“山阳杨斐蓁淇益校梓”三行文字。

(2)乙本

线装。原书三册,今缺第三册,仅存第一、第二册。每册封皮有“天方典礼”四字的书名签。书名页署“金陵刘介廉纂述”、“天方典礼择要解”、“滇南藏版”、“同治壬戌年重刊”数行文字(插图3)。各册具体内容:

第一册:鹿祐《天方礼经序》、徐倬《天方典礼序》、景日珍《一斋书序》、马大恩《天方典礼序》、杨斐蓁《序》、刘智《自序》、《例言》、《采辑经书目》、《天方典礼择要解目录》、《天方典礼择要解》卷一至卷五。

第二册:《天方典礼择要解》卷六至卷十三。

每一卷卷首题名下,都署“金陵刘智介廉纂述”、“海阳俞楷陈芳点订”、



插图 3

“山阳杨斐蓁淇益校梓”三行文字。

(3)甲、乙本的关系

与《天方性理》一样,尽管《天方典礼》的甲本分订为六册,乙本订为三册,两书封皮上书名文字略有不同,而且《例言》排列先后顺序不同,但甲本和乙本不论版式、内容还是书名页文字都是相同的。因此,甲本和乙本属同一版本。

二、经眼刊本《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即所谓昆明版

《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的甲本,均署“滇南藏板(版)”。所谓滇南,或为云南的别称,或专指玉溪、文山、红河、思茅等云南南部地区。单从“滇南”二字,实难判断其刻板所在地。由于《天方性理》甲本数册都有“太和复初氏释”题名,“太和复初氏”即大理人马德新,也就是第六册《性理第五卷注释》的作者,而马德新一生主要是在今建水、玉溪等滇南地区开学设教,所以笔者一开始认为所谓滇南,应专指玉溪、红河等地。不过,《天方性理》的乙本对我们认识所谓的“滇南藏板”提供了新资料。与甲本书名页署“滇南藏板”、“同治癸亥年重刊”不同,乙本书名页上署“云南提督军门马如龙重刊”、“同治癸亥年”。同治癸亥即清同治二年(1863),这一年初,行武出身的临元镇总兵马如龙率兵从滇南返回昆明,将同治元年(1862)指使部将杀死新任云贵总督潘铎的马荣逐出昆明,因复城功,晋署云南提督。同年,岑毓英率清兵西征杜文秀时,马如龙镇守昆明^⑥。因此,乙本上“云南提督军门马如龙重刊”、“同治癸亥年”二行文字,说明该书同治二年刊成于昆明。

由于甲本与乙本《天方性理》属同一版本,因此甲本尽管署“滇南藏板”,但也同样刊于昆明。同理,署“滇南藏版”的《天方典礼》,也刻于昆明。只不过《天方典礼》刊成于“同治壬戌年”(1862),当时马如龙尚未晋署云南提督,所以不论甲本还是乙本上都不可能出现“云南提督军门马如龙”这样的文字。又由于甲本和乙本属同一

版本,所以不论是署“云南提督军门马如龙重刊”还是署“滇南藏板(版)”的《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我们均可确定其为所谓昆明版《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不仅《天方性理》有昆明刊本,《天方典礼》也有昆明刊本,而且都是在马如龙主持下刊刻完成的。

另外,乙本中所夹一张油印的“昆明伊斯兰教教务委员会经书供应社经书价目表”,同样证明所谓“云南提督军门马如龙重刊”或“滇南藏板(版)”的《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即昆明版《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此表繁体字与简体字混合,大部分内容自右至左书写,价目部分又自左至右书写,可推知该表制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汉字简化字颁布以后简繁体并用的过渡时期。表中有“《天方性理》,三册,三元”;“《天方典礼》,三册,三元”,“函购经书请将价款连同寄费直交昆明市正义路123号经书供应社,当即照配不误”的文字,说明乙本《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均为20世纪50年代从昆明伊斯兰教教务委员会经书供应社配印书籍。该社地处昆明市正义路123号,即昆明南城清真寺所在地。

南城清真寺是我国西南地区较著名的一所清真寺,清代云南穆斯林镌刻伊斯兰教经典及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马联元等人的著作,其雕板就藏在南城清真寺。在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空袭而辗转移藏,一些雕板丢失,但大部分仍然存在。所以在油印“昆明伊斯兰教教务委员会经书供应社经书价目表”中,除《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外,还有其他伊斯兰教经典和著作58种。在教胞“将价款连同寄费直交昆明市正义路123号经书供应社”时,包括《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在内的伊斯兰教典籍,由于雕板尚存南城清真寺,所以供应社可以“当即照配不误”。20世纪60年代,南城清真寺遭到冲击,所藏经书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部分雕板也遭到焚毁,《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的版片也未能幸免。

昆明版《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的特别之处,是其《采辑经书目》。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指出的一样,刘智在《天方性理》和《天方典

礼》中,“提供了两份他在撰述时所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资料目录”,“这两个书目,见于几乎每一种现存抄本和刊本,列序言之后和目录之前,标有每个书名的汉文音译和相应的汉文意译,但是没有阿拉伯字原文。”所以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曾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试图复原这些书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书名。^⑦但由于昆明版《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的刊印,与马德新等学通中外的中国古代伊斯兰教著名经学家有关,故成了各种抄本和刊本中唯一的例外,其《采辑经书目》“除了汉文音译和意译书名外”,还“带有这些书名的阿拉伯字原文”。^⑧

三、昆明版《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的版本和流传情况

1、《天方性理》

(1)以乾隆二十五年京江谈氏重刊本为底本,保存有黑鸣凤刊本的特点。卷首有京江谈氏《重刊天方性理序》,卷首、卷尾分别有黑鸣凤序跋,每一节的后面都有“清源黑氏曰”的跋,可为其证。

(2)是各种抄本和刊本中唯一《采辑经书目》有诸书汉语音译名、阿文原文名和意译名对照的刊本。同时,其《采辑经书目》第一页共十七种书目,与昆明版《天方典礼·采辑经书目》第一页完全相同,这无疑也是昆明版《天方性理》与其他版本《天方性理》的重要区别之处。

(3)曾数次增版刊印。

最早的刊本,其书名页署“金陵刘介廉纂述”、“天方性理”、“云南提督军门马如龙重刊”、“同治癸亥年”数行文字。内容尚不包括未成书的《性理第五卷注释》,因该书同治三年(1864)才成书,有当年宋延春撰写的《序》和马德新的《自序》。

稍后的刊本,即本文所说的甲本,因同治十三年(1874)马如龙迁任湖南提督,不再是云南提督,故其书名页改署“金陵刘介廉纂述”、“天方性理”、“滇南藏板”、“同治癸亥年重刊”数行文字。卷首

增加了光绪戊戌(1898)马子廉《天方性理经序》,内容已经有《性理第五卷注释》,并增加了马联元纂订的马德新对《天方性理》部分内容的解说。

最后一次刊本,即本文所说的乙本,尽管改正了甲本装订时存在的一些错误,但可能是因为抗日战争期间雕板在辗转迁移中丢失,所以既没有了马子廉的《天方性理经序》,书名页也改用第一次刊本时的版刷印,而且虽在卷一补加了一页马联元纂订的署“太和复初氏释”的马德新对《天方性理》的解说文字,却因没有此前一页的版而看不出是解说哪一条内容。

(4)是现存较早的版本之一。此前仅有清康熙五十一年刊本和乾隆二十五年京江谈氏重刊本两种刊本。

(5)是唯一附刊马德新《性理第五卷注释》的本子。

(6)存世者已不多。目前国外仅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国立东方语言和文化研究所)、东京东洋文库和哈佛燕京学社收藏。^⑨国内则尚未见其他学者介绍。

2、《天方典礼》

(1)底本为马大恩道光四年刻本《天方典礼》。“大恩每刻一书,率冠以序”,^⑩昆明版《天方典礼》保存了“汉南马大恩撰”《天方典礼序》而不是京江童国瑾《重刊天方典礼序》,证明其底本即马大恩刻本。而且从经眼甲本来看,昆明版《天方典礼》无定成隆康熙四十九年撰《天方典礼跋》。

(2)是各种抄本和刊本中唯一《采辑经书目》有诸书汉语音译名、阿文原文名和意译名对照的刊本。

(3)曾数次刊印。从有装订分册不同和封皮题签不同两种本子可以看出,昆明版《天方典礼》曾数次刊印。

(4)是现存较早的刊本之一。不仅《采辑经书目》为诸书汉语音译名、阿文原文名和意译名对照,便于研究者查阅并进行比较研究,而且所载“汉南马大恩撰”《天方典礼序》有一定校勘价值。如

《回族人物志》(清代)卷三十七所录序文“踏晋人清谈之习,视日用为粗节,薄伦常为末务,究之身失而心与具失。是《性理》一书,卫道也,反害道矣。然则可无书以卫《性理》乎?刘子早见及此,著《典礼》一书,专为蹈中履和之始”,^⑩昆明版《天方典礼》卷首所录为“蹈晋人清谈之习,视日用为粗节,薄伦常为末务,究之身失而心与俱失。是《性理》一书,卫道也,反害道矣。然则可无书以卫《性理》乎?刘子早见及此,著《典礼》一书,专为日用伦常,示之准则。盖以五功为尽性至命之归,而以五典为履中蹈和之始”,两相比较,显然以昆明版文义通畅。

(5)存世者已不多。目前国外仅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国立东方语言和文化研究所)和东京东洋文库收藏。^⑪国内则尚未见其他学者介绍。

注:

①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第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同上书,第37页。

③白寿彝:《中国伊斯兰经师传》,参见《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41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清代),第5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④白寿彝:《校点〈天方典礼择要解〉序》,转引自纳文波《天方典礼译注》,第3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收录本文这段引文时,字略有异。

⑤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清代),第195—196页。

⑥荆德新:《杜文秀起义》,第133—134页;第348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

⑦⑧⑨⑫[澳]唐纳德·丹尼尔·莱斯利、穆罕默德·瓦塞尔:《刘智所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资料》,载《回族研究》1998年第4期。

⑩⑪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清代)》,第72页。